

舊唐書

冊  
三

卷一

上

書

一

二

舊唐書卷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爲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羈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卷書讀之尙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旣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

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

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擊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玄感乃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因引軍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曰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閩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

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醺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亡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于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弃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暴滅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

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

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卽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軍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郡俘掠居人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

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  
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  
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  
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  
而圖聖寶眩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展狼虎其心始暄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  
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  
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旬人爲罄淫  
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隳壤盤石  
勦絕維城脅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  
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  
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鑲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  
飛袒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  
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

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涵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  
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  
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酪酏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  
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  
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  
意惟避風雨詎待朱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  
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  
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尙難爲之勞  
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  
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  
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柚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  
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  
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

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  
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  
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結之勤人阻  
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  
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  
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  
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  
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  
何用而恃衆怙力強兵驢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  
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  
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鑿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  
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  
輶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

高頴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斃吐良藥之言翻加屬  
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  
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  
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  
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  
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  
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豐陪蹕東  
都守固闕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  
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  
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坡匹此非難凡百驍雄  
誰不讎怨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  
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  
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猥兪暴於中

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  
已蒼生懷懷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  
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  
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攬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  
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  
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疊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  
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  
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  
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  
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  
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  
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  
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

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躬環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居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

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脤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鼙鳴鼉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尙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於袁氏

不如張洽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頰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奔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死於

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柏汴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勳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諸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勳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